民魂缺位

——阿 Q 性格本质特征新探

钱振纲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在阿 Q 性格的本质特征研究方面, 主流观点认为阿 Q 性格的本质特征是精神胜利。这一观点无法解释阿 Q 性格中主动活跃、真干实做的一面。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阿 Q 性格自相矛盾, 因而阿 Q 无统一个性,《阿 Q 正传》在小说技巧上犯了明显和严重的错误。实际上, 阿 Q 性格是有统一的本质特征的, 即身为国民而又缺乏民魂。这一本质特征既体现为他对异己的以官魂和匪魂为代表的封建伦理文化的盲目服膺, 也体现为其生活方式的本能性。精神胜利只是阿 Q 适应现实生活的一种方式, 而不是他的核心性格特征。《阿 Q 正传》也没有犯人物无统一个性的严重错误。

[关键词] 鲁迅; 阿 Q; 性格特征; 民魂

[中图分类号] I20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10)06-0060-06

鲁迅创作《阿 Q 正传》的意图很明确, 是要揭示并批评国人的精神弱点以便加以改造。他的这一创作意图是通过塑造了阿 Q 这个文学典型来完成的。因此, 理解和说明阿 Q 性格的本质特征就成了理解这篇小说思想和艺术的关键所在。然而以往有关的研究成果虽然已经相当丰富, 但关于阿 Q 性格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至今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仍然需要探讨。

一

较早对阿 Q 性格的本质特征进行阐释的是周作人。他于《阿 Q 正传》发表不久就写了一篇评论文章《〈阿 Q 正传〉》。其中写道:"阿 Q 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 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 所以在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① 周作人在这里没有强调阿 Q 性格中精神胜利的特点, 而是指出阿 Q 具有"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性格特点。周作人虽然没有对阿 Q 的性格展开讨论, 但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于阿 Q 性格本质特征的认识是有深度的, 并且是比较准确的。然而后来多数学者却没有沿着这一思路去进一步把握阿 Q 性格的本质特征。他们中虽然有人也承认精神胜利不是阿 Q 的惟一性格特征, 但却将阿 Q 性格的核心特征或者主要特征归结为精神胜利。这成为一种主流观点。体现这一主流观点的论文也包括在 80 年代曾一度引起广泛关注的林兴宅的《论阿 Q 性格系统》。该文发表于《鲁迅研究》1984 年第 1 期。作者反对将"精神胜利"视为"阿 Q 的全部性格内涵"。他运用系统论理论阐释阿 Q 性格, 列举了阿 Q 的十对性格矛盾: 既质朴愚昧又狡黠圆滑, 既率真任性又正统卫道, 既自尊自大, 又自轻自贱, 既争强好胜又自辱屈从, 既狭隘保守又盲目趋时, 既排斥异端又向往革命, 既憎恶权势又趋炎附势, 既蛮横霸道又懦弱卑怯, 既敏感禁忌又麻木健忘, 既不满现状又安

[收稿日期] 2010—04—16

[作者简介] 钱振纲,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

① 仲密:《阿 Q 正传》,《晨报副刊》1923 年 3 月 19 日。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于现状。但文章对这十对矛盾性格侧面的概括却是“泯灭意志”和“退回内心”。而在笔者看来，这种概括与“精神胜利”的概括，并没有实质的不同。由于多数论者认为阿Q性格的本质特征是精神胜利，而没有进一步探讨阿Q性格的更深层特征，从而导致他们难以解释阿Q性格中的一些突出矛盾。例如阿Q一方面固然经常采取精神胜利法来自欺欺人，但他也曾与小D争斗，向王胡挑衅，甚至在未庄他还是较早试图参加“革命”的人。

另外一些论者不认为精神胜利是阿Q性格的本质特征。但他们并没有自己去探讨阿Q性格的本质特征，而是根据阿Q性格中有与精神胜利相矛盾的一些方面，就对阿Q性格的统一性提出质疑。1926年，郑振铎以西谛为笔名在《文学周报》251期上发表《“呐喊”》一文，其中写道：

> 这篇东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无因的。但也有几点值得商榷的，如最后“大团圆”的一幕，我在《晨报》上初读此作之时，即不以为然，至今也还不以为然，似乎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的给他一个“大团圆”。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

这一批评是相当严厉的。小说创作在人物塑造方面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性格统一，不能让所描写的人物一会儿是林黛玉，一会儿又是薛宝钗。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进一步要求人物性格刻画方面的深度、厚度和发展。如果阿Q这个文学形象人格上都还是两个，那么《阿Q正传》就是一篇在艺术上基本失败的小说，又何谈什么优秀之作，世界名著？鲁迅对这一批评也非常重视，很快作出回应。郑振铎的文章发表于1926年11月21日出版的《文学周报》。鲁迅在同年12月3日便写了《〈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文中反驳说：“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① 然而类似的批评并没有因为作者的表态而绝迹。若干年后，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中又老调重弹：“主人公‘阿Q’无统一的个性，他被写成既胆大妄为又卑怯懦弱，既投机取巧又痴呆糊涂，既是被迫害者又是迫害者，既狡猾又麻木……。在小说技巧上这是明显和严重的错误。”② 而且这样一种近乎荒唐的观点还薪火相传，后继有人。2006年12月，又有年轻学人申燕在《阴山学刊》第19卷第6期上发表论文《〈阿Q正传〉的艺术缺陷及原因》，再次声称阿Q“实际上没有统一的个性”：“甚至在《阿Q正传》的文本中，意思相对的词也随处可见，如：自尊自负与自轻自贱、胆怯与勇武、傲然与冤屈、狡猾与麻木等，主人公阿Q没有一个占中心地位的主要性格特征，典型性格把握不住，造成《阿Q正传》后半部性格的质弱。在小说技巧上，这是明显的和严重的缺陷。”

一种观点认为阿Q性格的本质特征是精神胜利，一种观点则认为阿Q没有统一的个性。前者占主导地位，后者也不绝如缕。这两种观点当然是不同的，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把握阿Q的性格特征时，都停留在其性格的表层或者说性格的表现上，而没有通过表层性格进而把握其深层的本质特征。

在以往的研究中，也有一些学者的探讨是进入到阿Q性格的深层的。其中王富仁的论述尤其值得重视。他反对司马长风关于阿Q无统一个性的说法，认为阿Q表面上自相矛盾的性格背后是有其统一性的。他说：“但这二重人格又有其统一性，又有相互联结的纽带，这个纽带就是他的自我意识的缺乏、个性意识的缺乏。”③ 当年周作人关于阿Q是“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的判断虽然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但毕竟还只是一种基于实际生活感受的直接判断，缺乏必要的学术论述。而王富仁的观点却是以个性主义为理论基础在对作品进行细致分析之后得出的具有很强思辨性的学术论断。但从近几年有关《阿Q正传》的论文和文学史著作来看，他的这一论点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很不应该的。笔者的研究将在充分吸取王富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同时密切结合鲁迅关于“国魂”的论述，尝试对阿Q

① 《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379页。
②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4月第3版，第111页。
③ 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138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本质特征作出自己的阐释。

二

阿 Q 的性格表现确有不少矛盾之处。鲁迅就曾说过,阿 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① 。当然阿 Q 性格的矛盾并不止于此。他经常自欺欺人,但有时又真干实做,不仅与王胡、小 D 动过干戈,为了能够参加革命党,也着实巴结过“假洋鬼子”;他曾经反对革命,后来又拥护革命;他有时守旧,有时又很趋时;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历来很严,却也曾贸然向吴妈示爱。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些表面相互矛盾的言行背后,阿 Q 性格中究竟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统一性?我认为这种统一性是存在的。但可以肯定的说,它不是精神胜利。因为精神胜利无法解释阿 Q 性格中主动活跃,真干实做的一面。那么,这种统一性究竟是什么呢?这应当到鲁迅自己的著作中去寻找答案。

鲁迅在《华盖集续篇·学界的三魂》一文中曾表述过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中国国魂中有三种魂,即官魂、匪魂和民魂。他说:“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两种魂:官魂和匪魂。……社会诸色人等,爱看《双官诰》,也爱看《四杰村》,望偏安巴蜀的刘玄德成功,也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时候则艳羡官僚,受了官的剥削时候便同情匪类。”匪魂与官魂有所不同,官魂是统治者的思想,匪魂则是希望成为统治者的“野心家”的思想。官魂体现的是统治者的政治伦理诉求,匪魂体现的是“野心家”的政治伦理诉求。除了官魂和匪魂,鲁迅认为国魂中还应当有民魂。他说,“民魂”“是国魂的第三种”。“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毫无疑问,他这里所说的“民魂”,指的就是国民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它体现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政治伦理诉求。

在以往存在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社会中,总是存在着两种思想,即统治阶级的思想(官魂)和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民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曾普遍存在的客观历史事实。鲁迅的“三魂”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阐述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他认为中国国魂中还有一个匪魂。这是他比较中日历史和国民思想后形成的对于中国国民精神特点的独特见解。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然而国情不同,国魂也就两样。记得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些同学问我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我答道:‘造反。’他们便大骇怪。在万世一系的国度里,那时听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们听说父母可以一棒打杀一般。”事实正是如此。中国古代由于战乱频仍,改朝换代司空见惯,因而中国国民对于皇权的尊重度与生活在“万世一系的国度里”的日本国民也就大不相同。天下太平时固然是官的思想占统治地位,但一遇乱世,匪的思想就会活跃起来,神州大地处处游荡着造反的幽灵。陈涉早就发问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一见秦始皇就想到“彼可取而代也”。“匪魂”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也有广泛的投射。中国古代有三部带有集体创作成分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三国演义》中的大丈夫无不希望问鼎中原;《水浒传》中的李逵曾高喊“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就是神魔小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也曾大闹天宫,向如来佛扬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可见,鲁迅的“三魂”思想是有依据的。

1925 年,鲁迅在《俄文译本〈阿 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一文中曾说,他创作《阿 Q 正传》,是要画出中国这个“未经革新的古国”的“国民的魂灵”来。1933 年,他又在《再谈保留》一文中写道,《阿 Q 正传》是要“暴露国民的弱点”。那么,鲁迅心目中国民灵魂的本质特征或者国民最主要的精神弱点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从鲁迅在《学界的三魂》中表述的思想可知,在他看来,当时中国国民灵魂的本质特征或者国民最主要的精神弱点就是缺乏民魂。因为在这篇文章中,鲁迅不仅点明了“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两种魂:官魂和匪魂”,而且还明确指出,“民魂”“先前不很发扬,”所以历史上参加起义的农民“一闹之后,终不自取政权,而只‘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了”。

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个社会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封建统治者从他们的私利出发,十分恐惧人民通过独立思考和在公共空间进行文化交流而获得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因而他们一贯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或者以科

① 《鲁迅全集》第 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第 1 版,第 150 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举及第为诱饵，或者以封建迷信为辅翼，对人民群众进行封建政治伦理思想灌输。人民群众在这种愚民政策的统治下，虽然可能偶尔产生一些自己的政治伦理观念，但这些观念无法形成完整的意识形态，更不可能得到广泛的传播。所以在通常情况下，被统治阶级只能以统治阶级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但封建政治伦理思想的虚伪性以及大量"成则王侯败则寇"的历史事实又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这些政治伦理思想的怀疑。于是中国国民对于封建礼教也就常常不自觉地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并从而形成一种既浑浑噩噩又自私巧滑的蒙昧生存方式。这是自然而又可悲的现象。鲁迅作为一位以思想启蒙为己任的文化先驱，面对这一现象十分痛心。《阿Q正传》是他观察和思考这一现象的艺术结晶。阿Q是他反映中国国民这一精神弱点最成功的文学形象。

阿Q的本能自我是存在的，他的感觉器官是正常的。作为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人，阿Q本能地感受到当时社会给他带来的危害。被人凌虐时，他会感到"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用度窘时，也会"略略有些不平"；对于小尼姑和吴妈，他也有强烈的异性吸引的感觉；刚得知要被杀头时，他曾急得几乎发昏；特别是当他被游街示众看到那些豺狼般的'又钝又锋利'的眼光时，他竟然给吓死过去。然而阿Q却终究不能从其感性的不满和本能的需求中引申出符合他自己作为其中一员的国民的根本利益的政治伦理思想。同时他也没有机会接受到现成的符合他自己作为其中一员的国民的根本利益的政治伦理思想。所以终其一生，他未曾对使自己受尽凌辱、受尽苦难并最终剥夺了自己生存权利的现实社会作出过理性的否定，也未能对适合于自己生存发展的合理社会作出过理性设想。他有被压迫者的偏见，而无被压迫者的思想。因此，周作人说阿Q是"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是不错的。王富仁说阿Q性格的内在统一性是"自我意识的缺乏、个性意识的缺乏"，也是有道理的。但如果结合鲁迅自己关于国民精神的论述来概括阿Q性格的本质特征，那就应当是民魂缺位。阿Q作为一个国民而缺乏民魂。这就是他性格的悲剧性所在。

三

阿Q性格的本质特征是民魂缺位。在小说描写中，他的这一性格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盲目地服膺异己的以官魂和匪魂为代表的封建伦理文化，一是本能地适应吃人的封建社会现实。

首先，阿Q民魂缺位的第一个表现就是盲目地服膺异己的以官魂和匪魂为代表封建伦理文化。

由于缺乏民魂，他就没有理性自我，也就只能盲目地服膺"古圣贤"或"圣人之徒"的道德说教，人云亦云地以社会的普遍观念为自己的观念。至于这些说教和观念有何依据，是否合理，他则并不理会。对于革命，他曾不假思索就站到官方的立场上。小说在第七章"革命"中写道："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痛绝'的"。在对待男女关系的态度上，他也是一个盲目的正统派。在第四章"恋爱的悲剧"中，作者这样写道："阿Q本来也是正人，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曾蒙什么明师指授过，但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却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如小尼姑假洋鬼子之类——的正气。他的学说是：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为惩治他们起见，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视，或者大声地说几句'诛心'的话，或者在冷僻处，便在后面掷一块小石头。"阿Q也想要一个女人，但在他的理性意识里，"应该有一个女人"，只是因为"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而这不过是对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圣训的通俗阐述。不仅如此，对于整个以等级制度和弱肉强食为特征的封建伦理文化，他在理性认识中也都是认同的。所以赵太爷、赵秀才打他，他从未想到反抗，被抓进县衙后，不自觉地就要跪下。在第四章中，叙述者有一句对于他性格总概括的话："所以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

然而阿Q又并非总是盲目地接受官的思想，一旦见到统治者的统治发生动摇，从自己的实际处境出发，阿Q又很容易接受匪的思想："'革命也好吧，'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阿Q并非真正懂得革命。他心目中的革命其实就是传统的"造反"，也就是取而代之式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他的思想中不仅没有民主革命的内容,甚至连中国历史上起义农民的均分思想都没有。所以他的由反对革命转而拥护革命,不过是由盲目接受官魂转而盲目接受匪魂。第七章中描写阿 Q 睡前的"革命畅想三部曲"就是证明: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 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 D 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 D 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鲁迅在其杂感《热风·五十九"圣武"》中曾这样概括过中国古代大小"丈夫"的人生理想:

古时候,秦始皇帝很阔气,刘邦和项羽都看见了;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羽说,"彼可取而代也!"羽要"取"什么呢?便是取邦所说的"如此"。"如此"的程度,虽有不同,可是谁也想取;被取得是"彼",取得是"丈夫"。所有"彼"与"丈夫"的心中,便都是这"圣武"的产生所,受纳所。

何谓"如此"?说起来话长;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对比一下便可明白,阿 Q 在感到革命会给自己带来地位的上升时所畅想的三种愿景,体现的正是中国古代所谓"大丈夫"的三种理想:威福、子女和玉帛的满足。可见,阿 Q 的所谓"革命"思想,其实就是一种匪魂。这也是合乎情理的。作为"未经革新的古国"的"国民"之一,阿 Q 的大脑也只能由着官魂和匪魂交替着在里面跑马。我认为,鲁迅笔下的阿 Q 如果不想造反,不接受匪魂,反而是不好理解的。如果那样,他作为缺乏民魂的中国国民的文学典型,也就不够典型了。

其次,阿 Q 民魂缺位的表现是本能地去适应那个吃人的封建社会现实。

他既然缺乏民魂,就不能在理性上否定他所处的社会,也就只能按着自己的本能需求去努力适应那个社会,以求得自己的生存和身心幸福。阿 Q 适应社会的一个重要方式,便是通常所说的精神胜利。当他在现实斗争中遭受失败而又无可奈何时,他就到幻想中去寻求胜利。阿 Q 很穷,但在与人口角时却会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什么东西!"或者自己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他被人打了,感到屈辱,就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也就心满意足地得胜地走了。被无辜抓进监狱,他也会"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知道要被杀头了,"他意思之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当他在强者面前失败时,他就到弱者面前去寻求胜利。畏强凌弱虽然不同于直接的精神胜利,但实质上仍是一种自欺欺人。他被王胡打了,就想通过骂"假洋鬼子"报仇。被"假洋鬼子"打了,又去找小尼姑出气。等到凌虐了小尼姑,他就十分得意地笑了,似乎已经向王胡和"假洋鬼子"全报了仇。通过这些不同种类的"精神胜利法",阿 Q 可以暂时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减轻内心的痛苦。

但阿 Q 并不总是以"精神胜利法"去适应现实,只要感到有机会,他就总是试图通过实际努力而爬到更高的等级阶梯上去。这是他适应现实的另一种方式。我们不妨将其称为"实际胜利法"。最初,未庄的闲人们侮辱他时,他会"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他曾与王胡比试高低,与小 D 较量时竟然打得难解难分。这一点在他对待革命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当他一旦感到革命可能对自己有利时,就马上改变了态度,并试图通过巴结"假洋鬼子"去结识革命党。只是由于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他才未能如愿。这些都说明,向更高的等级阶梯上爬是他适应吃人的封建社会现实的另一种方式。就像否定阿 Q 盲目服膺异己的封建伦理文化一样,鲁迅对于阿 Q 去适应那个不该适应也没法适应的社会现实也是持否定态度的。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由于阿Q几乎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在现实斗争中常处劣势,所以精神胜利法也就成为他适应现实比较引人注目的方式。但精神胜利法绝不是阿Q适应现实的惟一方式。许多学者就是因为忽视了阿Q实际胜利法这种适应现实的方式,才片面地将阿Q性格的本质特征概括为精神胜利。另外一些学者虽然既看到了他的精神胜利法,也看到了他的实际胜利法,但却没有意识到这只是阿Q根据不同境遇而随机采用的适应现实的两种方式,而不是阿Q的两种性格。所以他们才会错误地得出阿Q无统一个性的结论。

阿Q对于当时社会的适应是出于本能的需要。同时他的整个生存方式也带有很强的本能性。他对于任何观念都不坚信,也不坚守,他实际上遵循着实用主义的处世态度。他对男女之大防虽然历来非常严,但在本能的驱使下,也常常"不能收其放心"。他曾在戏台下的人丛中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也曾有违礼教地向吴妈求爱。他与王胡争斗,本来是他主动出击,"抢进去就是一拳",但当被王胡扭住了辫子,要拉到墙上照例去碰头时,马上又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他开始反对革命,后来看到革命可能有利可图时,便要参加革命党,遭到假洋鬼子的排斥后又改变想法,要去告他一状。这种实用主义的生活态度其实也是他缺乏民魂的一个体现。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阿Q性格的本质特征是民魂缺位;阿Q是一个缺乏民魂的被压迫被损害的中国国民的文学典型;我们不应再将精神胜利视为阿Q性格的本质特征;《阿Q正传》在小说技巧上也不存在"无统一个性"的"明显和严重的错误"。

(责任编辑　宋媛　　责任校对　宋媛　孟大虎)

Absence of National Spirit: A New Exploration of Q's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QIAN Zhen-g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NU,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conclusion about Q's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is principally his spiritual victory. However, this goes against his active, energetic, steadfast behaviors. Another view holds that there is contradiction in his personality: he lacks a consistent personality, and so the novel Q's Biography committed an obvious and severe error in personality creation. In fact, Q's personality does have consistency, namely, a citizen who has deleted the national awareness. This property not only embodies his obedience towards the feudalist ethical culture represented by bureaucratic and robbery spirit, but also reflects the instinct of his life style. Spiritual victory is merely a way he takes to adapt to the real life, not the central part of his personality. That is, Q's Biography does not make the mistake of personality inconsistence.

Key words: LU Xun; Q; personality; national spirit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